

法轮功学员台湾总统府前排字

【明慧网】来自台湾及韩国、日本、越南、印尼、丹麦、加拿大、美国等地的六千名法轮功学员，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，排出辉煌的法轮大法标记——法轮图形，及“法正天地”四个大字（右图）。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表示，“在法轮大法洪传二十周年之际，首次在台湾总统府前排字，就两岸来讲，是很强烈的对比，我们觉得意义非凡。”

法轮功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自一九九二年五月在中国长春传出，一九九五年四月传入台湾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，李洪志先生莅临台湾，分别在台北、台中讲法共十小时，吸引二千多人到场聆听，学员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与激励。

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溪表示，法轮功是真正的高德大法，全球法轮功学员的大型排字炼功照片，可以传播到中国大陆，让中国大陆的人民及中国法轮功学员了解到，



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人在自由地修炼法轮功，全世界有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；不象中共造谣说，法轮功在世界各地没有人在炼了。◇

印度五百名学生和铁路部官员学炼法轮功

【明慧网】印度海得拉巴市的法轮功学员近日前往纳拉辛哈·雷迪工程学院弘法。学院的院长非常支持法轮大法。他邀请学员向三百名一年级的学生介绍法轮功。

该学院的学生们非常欢迎法轮大法。他们学习了五套功法，并了解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。

之后，法轮功学员又拜访了 JB 工程学院的主任。经他同意，学员们向一百五十名学生弘法讲真相。学生们反应热烈。一个月后，该院主任又邀请学员向医药系学生弘法。

学员还遇到了印度政府下属的南环铁路培训学院的院长。院长在了解了法轮大法真相后，邀请学员向七十名在培官员弘法。这些官员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和对健康带来的益处后，非常高兴。◇



上图：纳拉辛哈·雷迪工程学院的学生在学炼法轮功；下图：南环铁路培训学院的在培官员在学炼法轮功。

法轮大法救了我

【明慧网】我在父母四十多岁时出生，从小虽得父母钟爱、老师喜欢，但因父母的“大地主”成份，我四岁起就坐在父母的后面挨批斗。十一岁时在文革期间被扫地出门。二十六岁从边疆回城，那时父母已在文革中被中共整得双双瘫痪截肢。我凑合成了家，四年后有了女儿，却被诊断为先天脑瘫、小脑共济失调。我中止了学业，背着女儿走上了漫漫的求医路。孩子稍大，我又去奋斗，三十九岁时病倒在合资公司经营副总的岗位上。四十一岁时，我已是满头白发，面色土灰，食道、乳腺、子宫都出现恶性病变，心肾衰、绝症缠身。

就在生命走到尽头时，法轮大法救了我。我读着《转法轮》，什么都明白了。我知道了自己痛苦的原因，知道了人生的目地。我从小在无神论、斗争哲学、仇恨哲学的灌输下，目睹人们被挑动着摧残我父母的一幕幕，心中都是出人头地、仇恨、报复、漠视一切人，我自恃有能力，对人下手狠，寸利必争，造业无数。

修炼后，我知道了一切都有因缘，是自己业力所致，人们在无神论、仇恨、弱肉强食的挑动下，人心变恶，互相伤害，在无知中造业，最后害的是自己。法轮大法让我看到了迷中人的苦和可怜。我从仇恨所有的人到善待所有人。法轮大法使我完成了这个转变。我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大法法理要求自己，包容别人，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，化解了和公婆的宿怨，真心当作自己的父母孝敬。法轮大法让我变的宽容善良，在家中不再盛气凌人，没有了唇枪舌剑，去掉咄咄逼人的强势，尊重丈夫，温柔体贴，家庭生活温馨和谐。丈夫的朋友很羡慕，说氛围真好，嫂子给我们老婆上上课吧。我说：看《转法轮》宝书吧，全包括了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无病一身轻，面色红润，癌肿排掉了，不敢做的梦都成了现实。◇

四川南充市李跃林女士被迫离家出走

【明慧网】四川南充市李跃林女士修炼法轮功获得身心健康。二零一二年三月她发真相资料被中共警察绑架、逼供，后被勒索一万元后取保候审。为抵制迫害，李跃林被迫离家出走。以下是她自述自己的经历：

我叫李跃林，现年 55 岁，原是南部县燃建公司职工，单位解体后失业。我丈夫也跟着失业了，经济来源彻底断了，而我又是一身的病：附件炎、鼻炎、支气管炎、痔疮、咽炎、盆腔炎、贫血、血小板减少、风湿关节炎等，家庭生活一下陷入困境。就在我对生活感到绝望时，我有幸接触了法轮功，炼功不久，我一身的病就不治而愈了。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奇迹：因为我之前为治病也练过其它很多种气功，从来没有这么显著的效果。同时我也认识到这法轮功与其它气功很不一样，其它气功只是练练动作，而法轮功特别强调修心。炼法轮功后，我逐渐放弃了很多不好的思想与行为，发自内心的想去做一个好人，一个更好的人。

谁知我修炼法轮功才三个月，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就开始迫害法轮

功了。我也因坚持信仰而多次遭到迫害，至今还流离失所在外。

被无理绑架非法拘留

二零零二年五月的一天中午，我一人正在家煮饭，突然一阵打门声，我问是谁，一个女人回答说是来收水费的，我一开门，蜂拥而进十几个人，就在我家到处乱翻。我问他们是哪儿的？是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？其中一人才说他们是北城社区、北城派出所、县公安局国安大队的，由社区主任陈德刚带路。他们问我：“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？法轮功好不好？”我说“法轮功好啊，我一身的病就是因为炼法轮功才好了。”最后我还是被绑架到北城派出所进行非法审问，他们叫我出卖同修，我不说就被罚站，还有一个 30 多岁瘦瘦的矮个子警察打我耳光。我记得参与非法审问的有国安大队一个姓陈的，一个姓杜的，其他人就不知姓名了。连续 30 几个小时的非法审问，最后一无所获，就将我非法关押到南部看守所，拘留 15 天。

当我听到“哐当”一声铁门打开时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昏眩，这是啥世

道啊？做好人还要被关进监狱！

被绑架、殴打、铐铁椅子、非法起诉

二零一二年三月的一天下午，我和一法轮功学员到河东去发真相资料，被人诬告。当我们走到一桥头时，一辆警车突然刹在我们面



演示：铐铁椅子

前，跳下来两个人，大约都 30 多岁，一个眼睛有点凸的矮个子、圆脸，一个背有点弓的瘦高个、长脸。将我们往车上拖，另一法轮功学员走脱，我被他们抬上车，劫持到河东派出所。一进办公室就上来几个人把我的皮包抢走，拿走我包里的几百元现金、手机、真相资料等，并要我说出这些东西的来由。我坚决不配合，他们几个人就把我的头往墙上撞，还狠狠的打我的头，打的我头晕目眩，耳朵半天听不见声音。

后来国安大队又来一伙人，把我强行拖到另一屋子里，有铁椅、手铐、脚镣，还有其它刑具。我被铐在铁椅子上，南部县国安大队的王光伦就用纸卷成筒，对着我的耳朵大声喊话、吹风，他手里还拿着皮带，说要用皮带把我勒死。南部县国安大队的蒙长军（音）叫几个年轻人打我，主要打头、肩、脖子等部位。他们还不让我睡觉，轮番审问，持续了五十多个小时，没问出什么，就把我非法关进了南部县看守所。把我往看守所送的路上，车上的警察还扬言要把我从车上摔到河里去。这就是中共统治下的警察的素质，他们好象杀人都不用偿命。因为他们有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“打死白打死，打死算自杀”作后盾，所以他们才如此的有恃无恐。

后来家里人到处托关系，在被敲诈了一万元钱后，我被以“取保候审”的名义放出来。没过几天，公安局又将所谓的案子送往检察院，检察院递交了非法起诉，紧接着又传来传票要将我非法庭审。

为了阻止县六一零、政法委、公检法相关人员继续犯罪，抗议南部县法院的非法庭审，我被迫离开了幸福的家，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。◇

罪责无借口 善恶任君选

在一轮又一轮对法轮功的迫害中，有一些执行迫害指令的人说：“是上面叫我干的。”知道为什么各级政法委对法轮功的案件只有口头指示，没有任何文件吗？就是为了到关键时刻把责任都推给下面。上面让谁做的伤天害理、违反法律的事，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，未来是无法逃脱惩罚的！《公务员法》第 9 章第 54 条规定：“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，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。”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、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、逃避惩罚的后路。

中共一贯“卸磨杀驴”。“文革”刚结束，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第一个“畏罪自杀”；积极效忠中共“红色路线”的 793 名警察、17 名军管干部内部审讯后被拉到云

南秘密枪决，然后给家属一张“因公殉职”通知单了事。

随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在全世界大量曝光，引起了世界的极大震动与关注，包括各国国会议员等一致对这种令人神共愤的罪行表示愤慨与谴责。而作为这一罪行的主要元凶：薄熙来、谷开来、王立军等已被拘押，真相大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“一线人员”有一种误解，认为自己只是“听命于上级”的执行者，而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，“不提供书面文件依据”的本身，就为“一线人员”将来当替罪羊埋下了伏笔。希望人们能识破谎言、看清时局，不要充当中共的替罪羊。◇

